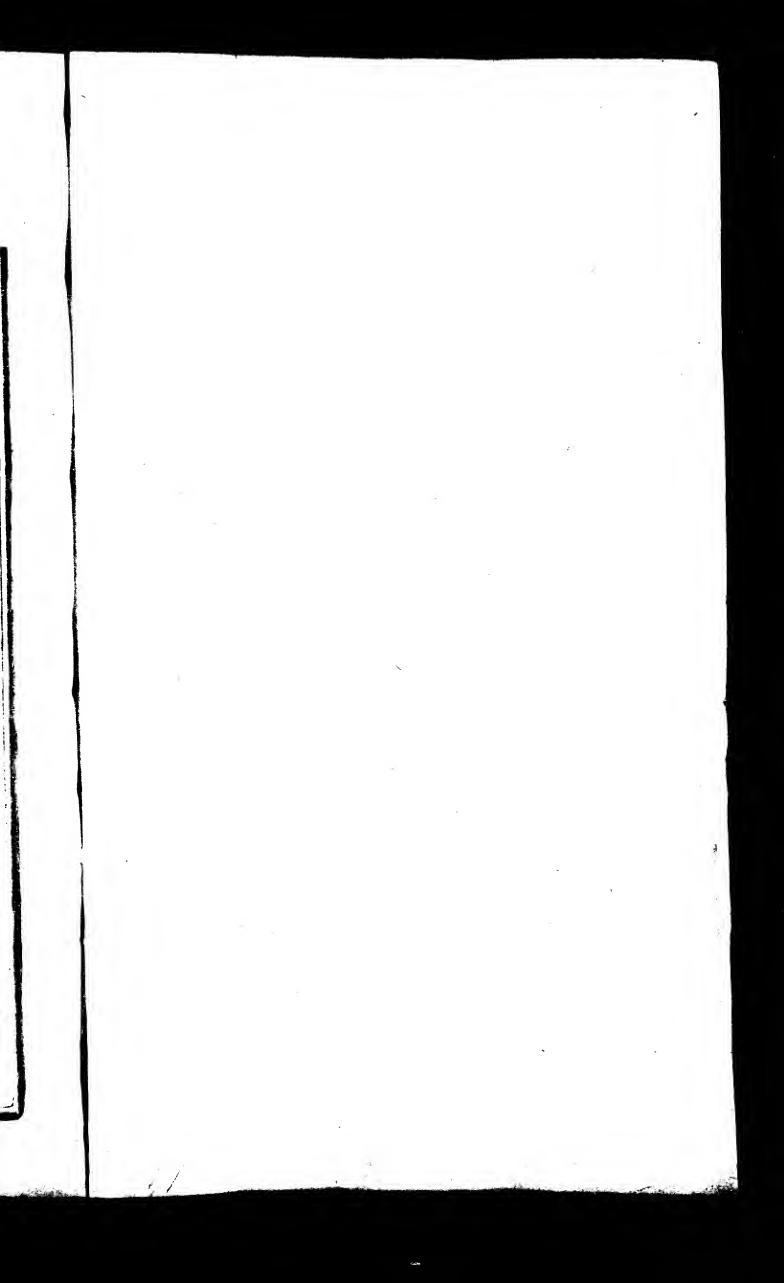


4894.5
0146E

說
帖

華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藏



直隸司道光九年分卷二

查該護督冊報道光七年冬季分外結徒犯四十二
案除罪應擬軍之尹朝綱在逃自盡王魁升及擬徒
之張大本業已病故均毋庸議外查律載盜決河防
致水勢漲漫渰沒田禾計物價重者坐贓論罪止杖
一百徒三年若取利故決河防計漂失物價贓重者
准竊盜論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等語令冊開
滄州民高三洛等盜決河隄一案高三洛與高老疙
疸會遇道及減河水大竟欲灌水淤地高三洛起意

盜決河堤高老疙疸應允分携鋤鋤至高家口庄外
南減河南岸同將堤岸剗開一口河水往下灌注致
呂家橋等十餘村庄田禾多被淹浸收成歉薄本部
詳核案情該犯等盜決河堤意欲灌水淤地係屬取
利故決其河水灌注致十餘村田禾被淹收成歉薄
贓難數計寔與僅圖害免害因而盜決者不同該護
督僅將高三洛依盜決河防淹沒田禾計物價重者
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律擬以滿徒聽從盜決
之高老疙疸於高三洛滿徒上減等擬杖九十徒二年

半是不察其取利故決之心僅科以尋常盜決之罪殊未允協應令該督核明例案照律妥擬專咨報部到日再行核覆其餘尚有功等各案既據該護督審明分別擬以徒枷杖笞循例先行批結本部逐案查核情罪相符均應如所咨完結

笙
坪
館

四川司

除毆斃羅錫華因風身死罪應擬流賄囑頂允加等
擬軍之羅紹成業已在監病故毋庸議外查例載子
被殺父母受賄私和無論賍數多寡俱杖一百又奸
徒得受正允賄賂挺身到官頂認審係案外之人正
允放而還獲頂允之犯照本罪減一等各等語此案
羅彭氏因伊子羅錫華屢次行竊為匪並將伊推跌
墊傷經族長羅紹成將其毆斃羅紹成慮恐到官出
給銀兩令羅彭氏頂認例內雖無子被殺父母受賄

頂允治罪明文惟死者推跌其母本屬罪犯應死若
果由該氏喝令毆傷致斃律得勿論該氏受賄頂允
核與子被殺父母受賄私和者情事相類自應比附
定擬該前督將該氏依奸徒得受正允賄賂挺身到
官供認例擬徒是與常人無所區別自應據咨更正
羅彭氏應改照子被殺父母受賄私和無論賍數多
寡俱杖一百例杖一百事犯在

以前應予寬免並免收贖餘均如所咨完結

恩詔

江西司

查劉南松係聽從逸犯陳老滿行竊逾貫供稱逃者
為首前經該撫將該犯依律擬流監候待贖係首從
罪名未分之犯未便遽准留養所有該犯親老丁單
之處應俟待贖期滿陳老滿有無弋獲再行查明辦
理可也

全
集
館

貴州司

查該省造報道光九年春季分尋常外結徒犯蘭阿
二一起應如該撫所擬完結至張登匠毆傷堂兄張
登伍辜限內平復一案本部查律載卑幼毆本宗總
麻大功小功兄折傷以上遞加凡鬥傷一等又例載
卑幼毆傷期功尊長正餘限內身死者照舊辦理其
在餘限外身死之案若係折傷並手足他物毆傷本
罪止應徒流者既在餘限之外因傷斃命均擬絞監
候又律載保辜限內因傷死者以鬥殺論其在辜限

外死者各從本毆傷法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減二等各等語是凡人鬥毆折傷以上辜限內平復准予減等正餘限外身死祇科傷罪至卑幼毆傷功服尊長例內明言正餘限內身死照舊辦理餘限外身死擬絞監候是卑幼犯尊長辜限外身死既不得與凡人並論則折傷以上限內平復亦不得與凡人並減律例極為詳明引斷不容牽混此案張登匠刃傷大功兄張登伍限內平復該撫將張登匠依卑幼毆本宗大功兄折傷以上連加凡鬥傷一等律

擬流限內平復減二等擬徒是將身幼毆傷尊長之
案援照凡人鬥毆保辜減等之條係屬錯誤應令該
撫將張登匠照律擬流不准減等俟專咨報部再行
核辦相應知照吏部並咨覆該撫可也

羊
蜂
館

四川司

查例載因爭鬥擅將竹銃施放殺人者以故殺論又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各等語此案楊志潯因左應紅胞兄左應秀將伊堂弟楊志澤之父楊禮盛揪傷經人勸散嗣楊禮盛之堂姪孫楊汰然聞知其事路遇楊志澤楊志潯各拿鉄銳上山打崔轉回告述前情楊志澤氣忿邀約楊志潯等幫同找尋左家不拘何人毆打洩忿同至左應秀門首斥罵互相爭毆左應紅手拿長柄尖刀向楊志澤亂戳楊志澤跑走左應

紅又向楊志瀨截去楊志瀨跟随楊志澤跑走左應
紅携刀追趕楊志瀨跑進高梁林內被土塊絆跌倒
地致肩上鉄銃火機搖動引燃門葯向後轟發打傷
左應紅小腹等處殞命該前督將楊志瀨依門毆殺
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查因爭鬥擅將竹銃
施放殺人例以故殺擬斬近年有因身負竹銃與人
爭鬥被人追跌或被人毆打震動火機殺人因其猝
不及防與有心施放者不同即照鬥殺問擬然必審
係實無施放之心方可依律擬絞不得將施放竹銃

殺人之案聽其事後避就之供概照門殺問擬致滋
輕縱此案楊志潛負銃打雀既已回歸非甫經前往
可比銃中即不應裝有火藥迨聞伊叔楊禮盛被左
應秀抓傷伊堂弟楊志澤糾允該犯找尋左家不拘
何人毆打洩忿是左應紅即係該犯等所欲謀毆之
人該犯等既商同前往尋毆攜帶鉄銃顯係爭鬥時
防身之具難保非因左應紅持刀趕截有心施放該
前督於此等火器殺人之案輒憑允犯事後避就之
詞率照門殺定擬罪閔斬絞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

令該督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

奉天司

查例載孀婦自願守志母家夫家搶奪強嫁以致被
污者大功以下尊長杖八十徒二年未致被污者減
一等又貪圖聘禮踈遠無服親族搶賣卑幼者擬絞
監候係期功杖一百流三千里未成婚者減已成婚
一等又誣告人充軍者抵充軍役又和誘知情為首
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各等語此案李現因無服
族曹孫咽義之妻馮氏守節十餘年並無異志該犯
貪圖財禮將馮氏許給任二胖子為妻任二胖子聲

言必須馮氏之姑與母家人等主婚伊始聘娶該犯
回稱有伊承管誦明財禮錢六百千任二胖子應允
該犯向馮氏胞兄馮泳治告知前情並言馮氏如不
願嫁即硬行往娶事成後將財禮錢與之均分令馮
泳治主婚馮泳治圖分財禮應允往馮氏家商議馮
氏之姑曾氏慮恐強搶向李銀春等聲言不如暫往
他家躲避曾氏即挽林老屋作伴同馮氏躲至母家
居住迨馮泳治至曾氏家曾氏婆媳均未在家馮泳
治詢悉李銀春等帶走藏匿向李現告知李現即令

馮泳治騙寫李銀春等將馮氏帶走逃避等詞呈控
該侍郎將李現照貪圖財禮疎遠親族搶賣卑幼未
成婚例減等擬以滿徒馮泳治照孀婦自願守志母
家強嫁大功以下尊長杖八十徒二年上減二等擬
杖六十徒一年等因咨部本部詳核案情李現因貪
圖財禮商允馮泳治將馮氏嫁與任二胖子為妻並
稱馮氏如不願嫁即硬行往娶迨馮泳治往向馮氏
家商議馮氏業已躲避是其搶賣卑幼不特尚未成
婚且亦事屬未行自未便遽科以搶賣卑幼之罪且

貪圖財禮搶賣卑幼與孀婦自願守志搶奪強嫁之
例罪名各別亦不得一事兩引致滋牽混惟李現令
馮泳治騙寫李銀春等將馮氏帶走逃避等詞呈控
如所控得實李銀春應照和誘知情科罪今審屬虛
誣即應照律反坐應令該侍郎等確核案情詳繹例
意妥擬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安徽司

查例載牙行侵欠審係設計誑騙侵吞入己者照誑騙本律計贓治罪一百二十兩以上問擬滿流追贓給主若係分散客店牙行並無中飽者一千兩以下照例勒追一年不完依負欠私債律治罪一千兩以上監禁嚴追一年不完於負欠私債律上加三等杖几十所欠之銀仍追給主又律載誑騙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剝又例載京城錢鋪無論新開舊設均令五家聯名互保報明該地方官存案如有將兌換

現銀票存該鋪錢文侵蝕並因有人寄存銀兩或托
故借人銀兩積聚益多遂萌奸計藏匿現銀開門逃
走者立將鋪戶拘拿押追勒限兩個月能將侵蝕藏
匿銀錢全數開發完竣者免罪釋放若逾限不完送
部審實無論財主管事人及鋪夥侵吞賠折統計該
鋪未還侵蝕藏匿銀錢照誑騙財物律計贓准竊盜
論至一百二十兩以上者加一等發附近充軍所欠
錢文先令互保之四家代為開發一面咨行本犯原
籍於家屬名下追出償還若五家同時關閉者一併

拘拿照前分別押追治罪未還票存錢文於本犯家屬名下嚴追給領各等語此案羅立堂開設錢店欠衆姓會票及通行票錢統計二十五萬三千三百餘串除各行舖積欠伊店錢文及查變田房貨物抵銷外尚欠十萬有零該撫以羅立堂開設錢舖虧欠票會各錢至二十餘萬串之多如果核算本店錢貨及各家欠項足敷抵銷何不預為變賣索取將發出票錢逐一發付再行歇業乃隱匿財產先行赴縣呈請查封希圖延宕影射遷就還結在羅立堂以監追不

致久禁限滿亦無重罪故為隱匿財產不肯供繳而執票取錢者不下數千人紛紛請領無錢應付恐致釀成事端請將錢鋪侵蝕一萬兩至十萬兩以上之案作何勒限監追限滿作何治罪之處另立專條等因臣等查牙行侵欠人已例止照誑騙律計賍罪止滿流若係散分各店並無中飽者十兩以上監追一年例止於負欠私債律上加等擬杖道光五年間因京城錢鋪侵匿銀錢閉閉逃走相習成風奏明定例將舖戶押追勒限兩個月全完免罪若逾限不完照

誑騙律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兩以上者加一等
發附近充軍是京城錢鋪侵匿閑閉之例較之尋常
誑騙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者辦理已屬從嚴至外
省錢鋪侵蝕票存銀錢雖無作何治罪明文而遇有
積欠太多故為閑閉歇業之案自亦可比照京城錢
鋪一例問擬其以欠數之多寡分勒追之久暫亦全
在各該省體察情形隨案酌辦不能預定限期致滋
格碍所有羅立堂閑閉錢鋪虧欠票錢一案其應得
罪名應比照京城錢鋪科斷其勒限年月並嗣後開

設錢舖可否亦令五家互保之處應由該撫查看地方情形酌量辦理該撫所稱另立專條之處應毋庸議再此案於八月初六日抄出到部合併聲明所有臣等核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

福建司

查律載罪人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又例載非應
許捉姦之人有殺傷者各依謀故鬥殺傷論如為本
夫本婦及有服親屬糾往捉姦殺死姦夫無論是否
登時俱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各等語此案何租
華與無服族姪何就就之妻何吳氏通姦被何就就
堂兄何六六經見揪扭何租華掙脫逃走何吳氏因
姦情敗露羞愧莫釋自縊身死何吳氏之父吳士德
聞知因患病在牀囑令總麻服兄吳士奇前往查看

吳士奇帶同伊子吳沆沆至何就就家問知情由趕
往何租華家欲拿何租華送究吳沆沆取門門向毆
何租華順拿尖刀格落門門吳沆沆拾石何租華用
刀戳傷吳沆沆右腿越四十二日殞命該撫以吳沆
沆與何吳氏係無服兄妹非例許捉姦之人吳沆沆
死在刃傷保辜正餘限外將何租華依和姦之案姦
婦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者姦夫杖一百徒三年例
上加拒捕罪二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等因咨部
查何租華與何吳氏通姦敗露致氏自盡本係罪人

氏父吳士德因病不能起床囑令總麻服兄吳士奇
前往如係囑其捉拿該犯送官則吳士奇帶同伊子
吳沅沅前往捉拿即屬應捕該犯將吳沅沅拒傷身
死自應即照罪人拒捕殺所捕人律斬候雖吳沅沅
死在刃傷保辜正餘限外而罪人拒捕向不照凡鬥
保辜自應仍照殺傷本律問擬乃來咨內僅稱屍父
吳士德囑令吳士奇前往查看是否囑令前往捉拿
何租華送官未據聲叙明晰已屬含混且既將何租
華加拒捕罪二等又復照凡鬥保辜更屬自相矛盾

罪閔生死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
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分別題咨列日再行核覆可也

廣東司

查例載閩粵等省不法匪徒潛謀糾結復興添弟會
名目搶刦拒捕者首犯與曾經糾人及情願入夥希
圖搶刦之犯俱擬斬立決等語此案曾弗組即曾弗
保前因獲犯鍾靈明供稱該犯聞知曾阿蘭欲結拜
添弟會向鍾靈明廖五滿等商允帶同前往結拜傳
授口訣分受錢布續獲該犯訊不承認將該犯監候
待質恭逢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大赦

不准保釋茲據該撫以該犯係鍾靈明商同結拜如

廣東司

曾弗組

果獲到曾阿蘭訊與原審相同曾弗保亦止擬遣業
已監禁十五年之久請比照監候待贖遣犯已過十
年之例卽予保釋俟緝獲逸犯再行審辦等因咨部
本部檢查原案粵省先獲之鍾靈明供係該犯邀其
同向曾阿蘭結拜入會甚屬確鑿迨閱獲該犯解粵
訊不承認時鍾靈明因輾轉傳徒審擬斬決先經正
法廖五滿因轉糾夥黨審擬斬決在監病故此外一
無盾証恐係狡詞卸罪將該犯遞回監禁是將來緝
獲曾阿蘭如果贖明該犯寔未在場固屬無干之人

敕款
恩詔

若與鍾靈明所供無異該犯即係曾經糾人之犯罪
應斬決乃該撫聲稱罪止擬遣復將該犯邀同鍾靈
明等人會重情作為鍾靈明商同該犯前往核與原
案情節不符且查此等人犯例內並無監禁年限從
前

亦無酌予年限准其保釋明文此次恭逢

又在不准查辦之例自未便遽予提禁保釋致滋事
端所有該撫請將曾弗組保釋之處應毋庸議仍令
嚴飭勒緝逸犯曾蘭阿等務獲究辦可也

生
峰
陀

雲南省

查滇省自道光六年十一月間因新疆遣犯擁擠量
為調劑奏明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者三十三條
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者二十四條道光七
年即據該省以發往滇省遣犯較多請將改發各條
均統計犯籍道里遠近以四千里酌發腹地不必拘
泥極邊字樣其應發極邊烟瘴各條人犯亦請於配
軍較少省分均勻酌發等因咨部當經本部以章程
初定未便更張而止茲又據該撫以此項人犯既不

能勻發他省惟有于本省酌籌辦法籍資疏濬查宣
威會澤大閘魯甸鎮雄永善恩安恩樂寶寧永北巧
家彝良威信等十三廳州縣州同州判所屬雖係漢
夷雜處久蒙聲教夷民守分安耕與內地無異應一
體均勻酌撥等因本部詳加叅酌該撫係為人犯擁
擠恐致別釀事端起見惟事關改定章程必須奏明
辦理本部既未便據咨率覆而宣威等十三處遠在
萬里之外此等地方以之安置軍犯究竟有無格碍
本部又未能懸揣應由該撫再行確察詳酌如果事

本部又未能懸揣應由該撫再行確察詳酌如果事

旨遵

在可行即專摺具奏請

辦可也

雲南司

調劑遣犯

生
坪
三

戴

江蘇司奉

大人交核江蘇省咨道光七年冬季分外結徒犯一案職等查冊內贛榆縣民皮常刃傷孟金一案查律載過失傷人准鬥傷依律收贖註云或因升高險足有蹉跌累及同伴或共舉重物力不能制損及同舉物者凡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傷人者皆准鬥傷收贖等語此案皮常與同住雇工孟金素無嫌隙因一同鋤草喂牛該犯將刀提起孟金右手伸進刀下取草該犯將刀失手落下以致鋤落孟金右手情異爭

門傷非意料正與過失殺律註所稱初無害人之意
偶致傷人者情事相同自應照過失傷律收贖該撫
將該犯照刃傷人律擬徒殊未允協惟該犯業已發
配杖責遇

赦減

交

釋未便再追贖銀以致重科應請

司於稿尾聲明更正脩案又通川民婦宋蔡氏刃傷
宋黃氏初郁氏平復後宋黃氏因病身死一集查宋
蔡氏因與宋陞通姦宋陞將該氏娶為次妻係屬先
姦後娶律應離異其用刀將宋陞正妻宋黃氏戕傷

姦後娶律應離異其用刃將宋陞正妻宋黃氏戕傷

應照凡鬥科罪宋黃氏於五月十五日被傷旋即脫
痂平復至六月初七日因病身斃是年係閏五月該
省既將刃傷初卹比限內平復聲明輕罪不議其宋
黃氏之傷自係限外平復該省將宋蔡氏依刃傷人
律杖八十徒二年係屬照律辦理似可照覆所有該
司改照限內平復減等擬徒之處應毋庸議是否仍
候

定後交司遵辦

生
坪
館

山西司

查例載詐充各衙門差役妄拿平人嚇取財物拷打
致死者照罪人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等語此案趙
淙幅聽從李必假差嚇詐誣指張付貴為賊夥因其
不認將其拷打致斃查張付貴被毆各傷惟趙淙幅
用鉄尺鉄繩所毆左右肩甲心坎左右腰左右肋左
腿腎囊等處半係致命部位或傷至骨損為重應以
趙淙幅當其重罪應如該撫所題趙淙幅合依詐充
各衙門差役妄拿平人嚇取財物拷打致死者照罪

人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
撫疏稱該犯於草役之後並不安分守法乃敢串謀
嚇詐妄拿良民誣為竊盜喝令吊打傷至五十餘處
之多又復棄屍滅跡以致慘遭蒸檢藐法已極若僅
照例擬以斬候尚覺罪浮於法趙淙幅應請

旨即

行正法等語查趙淙幅聽從假差嚇詐拷斃良民以
該犯下手傷重照例擬抵其棄屍井內因畏罪所致
係屬輕罪不議既依本例擬以斬候未便再於例外
加重所有該撫聲明請

加重所有該撫聲明請

旨即

行正法之處應毋庸議該撫又稱李必云云

山西司

趙淶幅

生
坪
館

貴州司

查例載姦總麻以上親之妻者姦夫發附近充軍又和姦之案姦婦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者姦夫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是尋常軍民相姦例止枷杖若因姦釀命即應擬以滿徒至姦總麻以上親之妻本例已應發附近充軍其因姦釀命雖例無應否加等明文惟親屬相姦已屬蔑倫傷化若因而致釀人命仍僅按本例擬軍實屬無所區別自亦應加等科罪以昭平允此案楊衡園因與小功兄妻楊劉氏通姦致

楊劉氏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該撫以律例內並無姦總麻以上親之妻姦婦因姦情敗露羞愧自盡作何治罪明文若止科姦罪又未便置人命於不問應於本條酌量加等問擬將楊銜園於姦總麻以上親之妻姦夫發附近充軍例上加一等發近邊充軍恭逢

恩詔

不准援減揆之情法尚得其平應如該撫所咨辦理餘應如所咨完結仍令循例彙題第此等親屬因姦釀命之案各省有照本例擬軍者亦有於本例上加

釀命之案各省有照本例擬軍者亦有於本例上加

一等者引斷未免兩岐自應通行直省各督撫將軍
都統暨順天奉天府尹查照畫一辦理可也

生
蜂
館

陝西司

查軍犯劉才先因犯積匪滑賊擬軍發雲南江川縣安置在配脫逃被獲改發廣東增城縣安置今復在配脫逃並將前次幫拿之羅智魁用刀背毆傷該撫以該犯前次脫逃即應改發新疆因新疆停發酌加枷號仍發烟瘴今在配脫逃毆傷羅智魁平復應否照平常發遣人犯在逃行丸罪止笞杖例違回發遣處枷號兩個月鞭一百之處聽候部議等因查劉才係停發新疆改發內地之犯自應照軍犯之例辦理

未便照外遣人犯科斷該犯在逃他物毆傷羅智魁
罪止擬答自應從重科以逃軍之罪該犯罪已改發
極邊烟瘴無可復加應仍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
軍酌加枷號三個月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配所主

守云

湖廣司

查律載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一應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監候又例載捏造經咒邪術傳徒歛錢一切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為從者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為奴各等語此案周潮相藉隸麻陽因與伊兄周潮旺往貴州覓工周潮旺在舊書担上買得抄寫符咒口訣一本係殺人降神過陰學習拳棒等事並令周潮相同學周潮旺旋即病故周潮相復持書本符咒試演經伊父周宗賢

瞥見將書燒燬禁止嗣周潮相與弟周潮文偕往伊叔周貴賢家談及伊能降神過陰周貴賢與妻周鄧氏令其過陰查看故父亡子周潮相書符念咒周貴賢等俱甚信服周潮相起意令伊弟周潮文及周貴賢之子周添喜周隴喜一同學習周貴賢復令其外甥張起富張起貴及總麻服弟周仁泰同習周仁泰稱係邪教不願從學周潮相嚇稱如不從學定即請神降禍周仁泰畏懼與張起富等各出錢文一同拜從周潮相用紙書牌位上寫玉皇大帝等名號點香

從周潮相用紙書牌位上寫玉皇大帝等名號點香

書符念咒並稱有神降臨令周潮文等在旁敲打鑼鼓照樣演習旋經什長稟報營員帶兵往拿周潮相首先喝令拒捕周木棍拒傷縣役彭元左肱肘被彭元用棍回毆倒地周貴賢周鄧氏周潮文亦各拒捕均被兵役格傷當被拿獲周潮相周貴賢周鄧氏均各被毆傷重身死該撫將周潮相照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為從例擬發回城為奴周貴賢周潮文周添喜周隴喜張起富張起貴均於周潮相遣罪上減等擬徒周貴賢周潮文仍加拒捕罪二等擬流周仁泰被

賜勉從於周添喜等滿徒上再減一等杖九十徒一
年半並聲明周潮相周貴賢周鄧氏俱被格傷身死
應毋庸議等因咨部查周潮相書符咒水雖係聽從
已故胞兄周潮旺學習惟周潮旺僅止在家令伊弟
學習並未傳徒惑衆該犯周潮相傳伊胞叔胞弟堂
弟及伊戚張起富等多人實屬煽惑自應照律科以
為首之罪其聽信學習之周貴賢等亦均應依為從
定擬且該犯等於官兵往拿猶敢持仗拒捕實屬惡
不畏法誠恐傳習尚不止此數人及另有為匪滋事

不畏法誠恐傳習尚不止此數人及另有為匪滋事

別情該撫僅將周潮相依為從擬遣周貴賢等復於該犯遣罪上減等擬徒並將初未肯習後經被嚇學習之周仁泰再減一等殊屬輕縱罪名既開出入案情亦未確鑿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

生
輝
館

江蘇司

查例載竊盜臨時盜所拒捕及雖未得財而未離盜
所逞兇拒捕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犯擬斬監候又
竊盜被事主追逐拒捕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犯擬
絞監候又竊盜拒捕刃傷事主除審係有心逞兇拒
捕刃傷仍各照本例分別問擬斬絞監候外如實係
被事主扭獲情急圖脫用刀自割髮辮襟帶以致誤
傷事主者各於死罪上減一等例應絞候者減為實
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應斬候者減發新疆給

官兵為奴又道光六年調劑新疆遣犯通行內開竊盜被事主扭獲情急圖脫用刀自割髮辮襟帶以致誤傷事主例應斬候者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酌加枷號三個月各等語此案顧大茗顏雅池等乘夜腰掖鉄刀偕至事主劉維江家行竊顏雅池將院內牛隻解放交顧大茗牽出逸交夥賊拉去劉維江驚覺起捕揪住顏雅池後身衣襟顏雅池情急用刀割衣通劉維江用脚向踢致傷劉維江左脚踝帶傷左脚腕因髮辮拖前亦被割斬一綑顏雅池脫身

傷左腳腕因髮辮拖前亦被割斷一縷顏雅池脫身

跑走劉維江追出值顧大茗復身進竊劉維江將其
左邊衣服連刀揪住顧大茗用力掙扎致刀鋒穿衣
透出劃傷劉維江手心鬆放顧大茗亦即脫逃旋被
拿獲該撫將顧大茗顏雅池均依竊盜自割襟帶誤
傷事主例應絞候者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
等因咨部本部詳核案情顧大茗被事主將衣連刀
抓住已知刀在事主之手乃猶敢用力掙扎以致刀
鋒穿衣透出將事主手心劃傷是當其力掙之時已
有拒捕之意核與事主奪刀被劃者情事相同未便

援照自割髮辮襟帶之例強為附會開脫且顏雅池
將牛解放交夥賊牽去即被事主劉維江揪住是時
顏雅池尚在盜所並非逃出被追其顧大茗進身復
竊即被事主揪住更難保非盜所臨時獲夥拒捕該
撫將該二犯俱照竊盜被追圖脫自割髮辮襟帶之
例擬以充軍實屬輕縱罪閑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
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河南司

查律載夫喪服滿妻妾果願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杖八十期親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又例載孀婦自願守志母家夫家搶奪強嫁孀婦不敢失節因而自盡者不論已未被污總麻身幼發邊遠充軍功服發極邊充軍期親擬絞監候又誘拐期親以下總麻以上親之妻母論曾否通姦概依凡人誘拐例定擬惟姦父祖妾者依律斬決不在此例誘拐者仍以凡論各等語詳

參律意母家夫家強嫁孀守妻妾係指尊長強嫁卑
幼之妻妾而言蓋以尊長臨之則妻與妾均在卑幼
之列故強嫁之罪名相等至尊長之妻亦係尊長而
尊長之妾則不得為尊長例內孀婦自願守志而卑
幼強嫁一條服制愈親則罪名愈重係專指尊長之
妻而言蓋妻與夫本宗尊卑服制大畧相等妾則只
服家長及家長之祖父母父母子孫餘俱無服是與
家長之期親以下卑幼本無尊卑名分可言故諸律
有犯殺傷等項俱以凡論即例內誘拐期親以下總

有犯殺傷等項俱以凡論卽例內誘拐期親以下總

麻以上親之妾亦依凡例定擬是強嫁守志孀婦之
案係尊長犯卑幼者妻妾應予同科係卑幼犯尊長
者妻妾不容並論律例本屬明晰引斷可以類推此
案趙幅逼嫁已故胞叔之妾李氏該犯先則私自夾
媒說嫁誘令李氏出門被李氏查知哭鬧轉回尚未
成婚繼以李氏之堅於孀守皆由顧女情深將其幼
女給人童養以分母女之情欲遂逼嫁之計以致李
氏激烈投繯該撫以例無圖財強嫁叔妾致令自盡
咨請部示等因查叔妾律無服制又無尊卑名分可

言有犯應以凡論且誘拐期親以下總麻以上親之
妾定例概以凡論強嫁與畧誘情事相等自應亦以
凡科惟該撫咨內僅稱該犯圖財逼嫁叔妾李氏致
令自盡並未詳叙案情本部碍難懸揣應令該撫研
訊確情詳核律例妥擬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山西司

查例載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者僧尼道士
照尊長毆死大功卑幼律擬絞監候其有挾嫌逞兇
故殺弟子及毆殺內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
者同凡論等語此集高成保充當社廟善友因伊徒
梁南道兇時常游蕩屢訓不聽嗣因查點廟內什物
不見向梁南道兇查問梁南道兇答以不知該犯斥
其不善照管梁南道兇頂撞不服該犯順取麻繩夾
高奴哥哥幫同將其縛住懸吊廟簷欄木另取麻繩毆

傷其兩腿帶傷在肋身死查梁南道免自幼拜該犯
為師教養有年師徒名分已定該犯因廟內失少什
物向其斥責梁南道免不服頂撞該犯將其弟毆致
斃核其弟毆之情由於不服頂撞所致且用麻繩毆
傷兩腿亦與例內所稱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扎毆應
以凡論者不同自應照以理毆責之例定擬該撫將
高成保照非理毆殺弟子依凡人鬥殺律擬絞罪名
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更正高成保應改依
弟子違犯殺令以理毆責致死僧尼道士照尊長毆

弟子違犯殺令以理毆責致死僧尼道士照尊長毆

死大功卑幼律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
撫疏稱鄉地達咽棟云

卷之四

奉天司

查律載犯罪逃走官司差人追捕若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勿論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又例載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卑幼罪犯應死為首之尊長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又賊犯持仗拒捕被捕者登時格殺仍依律勿論又於素有仇葛之家先經媒說未允因而糾象強搶如有拒捕傷人者照搶奪傷人例辦理又搶奪傷人未死如刃傷者仍照本例依斬監候為從改發

邊遠充軍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之首犯改發極邊烟
瘴充軍為從杖一百徒三年又疎遠無服親族搶賣
卑幼者絞監候尊長圖財搶賣卑幼係期功杖一百
流三千里未成婚者減一等娶主知情同搶者減正
犯罪一等各等語此案張汶煥與王老麻子王添廣
係瓜葛親誼王添廣胞妹張王氏聘與張汶煥次子
張自高為妻王老麻子係王添廣張王氏總麻服叔
張王氏出嫁降為無服張自高病故張王氏自願守
志王老麻子聞知王三妻故欲娶即至王三家媒說

志王老麻子聞知王三妻故欲娶即至王三家媒說

欲將張王氏聘與王三為妻王三允諾王老麻子尋
向王添廣告稱伊向張汶煥講明財禮令王添廣主
婚分與財禮使用王添廣應允王老麻子復向王三
告稱已向王添廣張汶煥講妥擇期迎娶嗣王老麻
子向王三王添廣聲稱張汶煥返悔不讓娶人令王
三糾人往搶並令王添廣同往幫搶王添廣貪分財
禮應允各執木棍鎗頭齊抵張汶煥門首王添廣叫
門張汶煥開門查問王添廣聲言王老麻子已經向
汝說妥將其妹張王氏聘與王三為妻因何返悔如

令硬要娶人張汶煥答無其事王添廣硬欲進屋搶人張汶煥攔阻被王添廣用木棍打傷左胳膊張汶煥取刀亂戳王添廣左眼脰等處倒地王老麻子用鉄鎗頭戳傷張汶煥額門張汶煥用刀向王老麻子身上連戳數下王老麻子用鉄鎗頭毆戳傷張汶煥左手背等處將刀打落張汶煥摸獲鉄斧砍傷王老麻子左胳膊跌地復砍傷其右脚面王老麻子移時殞命該侍郎以張汶煥可否比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擬杖或照罪人持仗拒捕格殺律勿論王添廣可否

擬杖或照罪人持仗拒捕格殺律勿論王添廣可否

比照糾衆強搶拒捕傷人照搶奪傷人傷非金刃擬
軍為從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或照孀婦自願守志
母家大功尊長強嫁未致被污者減一等例杖七十
徒一年半王三照娶主知情同搶於王老麻子搶奪
陳遠親屬未成婚本罪滿流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
年等因咨請部示查王老麻子因貪圖財禮糾搶族
姪女王氏強嫁與搶奪罪人無異經氏翁張汶煥攔
阻輒用鉄鎗頭毆戳張汶煥額門等處即屬持仗拒
捕張汶煥用刀斧將其格毆致斃自應比照賊犯持

仗拒捕被捕者登時格殺例予以勿論若王老麻子
已被毆跌倒地後張汶煥將其砍傷身死即不得以
登時格殺論雖王老麻子拒捕刃傷罪犯應死而張
汶煥既非官司差捕亦非有服尊長不得遽引擅殺
應死罪人擬杖之條詳查王老麻子身被各傷惟刃
傷致命心坎一傷透內為重彼時王老麻子並未倒
地尚能執持鉄鎗頭將張汶煥毆截迨被張汶煥摸
獲鉄斧砍傷左胳膊始行跌地是王老麻子不倒地
於致命透內之傷而倒地於不致命無損折之傷已

於致命透內之傷而倒地於不致命無損折之傷已

非情理且王老麻子跌地後張汶煥復砍傷其右腳面是王老麻子始則持仗拒捕後經倒地被砍而倒地被砍之右腳面一傷又不甚重王老麻子究竟死於格毆抑係被張汶煥砍戳倒地後復砍致死該侍郎並未詳細叙明尤屬含混復詳閱王添廣與王三供詞俱稱因王老麻子聲言已向張汶煥說妥張汶煥返悔不讓娶人始聽信王老麻子同往搶娶如果屬實王添廣王三二犯係殺王老麻子騙誘同行未便遽依強搶為從及知情同搶之例問擬惟王添廣

係張王氏胞兄與張汶煥誼屬至戚其覲面向張汶煥查問時張汶煥答稱並無其事王老麻子現在同場自應當面質明何以首先拒捕硬欲搶人種種情節俱屬支離罪閔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侍郎另行研訊確情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浙江司

查例載尊長圖財強賣卑幼係期功杖一百流三千里未成婚者減一等又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者絞監候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污者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定擬又強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污為從者減為首流罪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又律載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各等語此案方主姑係方吳氏之家長方如潮大功堂姊因與方吳氏不睦糾人

將方吳氏搶賣中途被獲雖例無大功尊長強搶卑幼之妻例止
幼之妾治罪明文第大功尊長強搶卑幼之妻例止
擬流未成婚減等擬徒大功堂弟之妾雖屬無服惟
搶賣大功卑幼之妻未被姦污罪止擬徒豈得搶賣
大功卑幼之妾罪名轉重該撫將方主姑依凡人定
擬未免置名分於不議應即據咨更正方主姑應照
尊長圖財強賣卑幼係期功杖一百流三千里未成
婚者減一等例杖一百徒三年係婦女照律收贖業
已病故應毋庸議施阿五先因圖分身價用言慫恿

已病故應毋庸議施阿五先因圖分身價用言慫恿

維復商同搶賣轉輾糾人實屬同惡相濟未便僅科
以為從之罪致滋輕縱應如所咨施阿五合依強奪
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污者照已被姦占律
減一等例於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絞監候律
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吳德沅施正大朱阿傳
方泰聽從同搶應照為從減等例各杖一百徒三年
吳德沅係

赦後

恩詔

復犯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雖事犯在

以前惟均係搶奪良家妻女為首為從所得流徒各

罪均不准援減餘均如所咨完結

四川司

查律載本宗尊長毆小功卑幼至死者絞註云監候
不言故殺者亦止於絞等語此案張添受因年甫十
二之小功堂妹張丙英在房內頑耍張添受令其出
外看門張丙英不允張添受用手向拉致指甲劃傷
張丙英上唇吻張丙英哭喊張添受抓住其髮髻向
柱上撞傷其右太陽右額角張丙英嫚罵張添受用
手摑住其咽喉張丙英氣閉殞命張添受慮恐到官
問罪起意假裝自縊將張丙英屍身用棕索套住繫

於磨担而逸旋被訪獲該督將張添受依毆小功卑
幼至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查張丙英年幼
無知該犯張添受以細故逞忿手摑要害立斃其命
所供真其住聲不罵本難憑信至事後畏罪假裝自
縊一節查閱屍傷縊痕驗係微紅色與死後屍傷例
應白色者亦不相符顯係有心摑拉致死且恐另有
起衅別情雖律內毆死功服卑幼與故殺卑幼同一
絞候而案情既未確鑿秋審實緩攸關臣部未便率
覆應令該督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

覆應令該督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

四川司

查例載非應許捉姦之人有殺傷者各依謀故鬥毆傷論等語此案張沆興因隣近交好之周尤貴將子周盈順引至余時清蓋井工作周尤貴因子年幼即託張沆興照應管教張沆興視同子姪嗣周盈順在房睡熟有任倫富潛往用棉絮將周盈順兩手裹住強行鷄姦周盈順驚覺聲喊張沆興聞聲趨視即用本棒連毆任倫富右臂膊左後肋左右肋倒地因其嫚罵張沆興氣忿又用木棒頭築傷任倫富胸膛右

乳移時殞命該督以周盈順之父將子託張沆興照
管叔姪相稱即屬休戚相關誼同休戚殺由義忿將
張沆興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臣等查周盈順雖經其父託該犯照管祇係隣佑
交好並非本宗及外姻有服親屬今因任倫富將周
盈順強行鷄姦氣忿將任倫富毆斃非例許捉姦之
人自應按例仍依凡鬥科斬該省將該犯依擅殺罪
人律擬絞監候殊未允協至該犯氣忿迭毆任倫富
身死是否有心欲殺亦未據訊明臣等未便率覆應

身死是否有心欲殺亦未據訊明臣等未便率覆應

令該督復加研訊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笙
坪
館

江西司

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斬又例載毆死本宗期功尊
長罪干斬決之案若係情輕如卑幼實係被毆情急
抵格無心適傷該督撫按律定擬止於案內將並非
有心干犯情節叙明法司會同核覆亦照本條擬罪
核其所犯情節實可矜憫者夾簽聲明恭候

欽定

若與尊長互鬥係有心干犯毆打致死死者亦於案內
將有心干犯之處詳細叙明即按律擬以斬決各等
語此案阮勝才因胞兄阮興才將公共梨樹獨自摘

賣索分不允阮興才用刀柄向毆阮勝才將刀奪過
刀尖劃傷阮興才左脇阮興才扭伊衣服舉脚亂踢
致自在刀口踢傷左膝肋阮興才執住刀管用力拉
奪阮勝才力怯鬆手阮興才奪回勢猛以致刀尖自
戳左乳倒地殞命前據該撫將阮勝才依弟毆胞兄
死者斬律擬斬立決聲明並非有心干犯經臣部以
阮勝才金刃戳劃伊兄阮興才身死傷多且重雖係
逞兇迭毆事後狡供避就未便遽准夾簽駁令該撫
另行嚴訊確情妥擬具題茲據該撫復以阮勝才究

另行嚴訊確情妥擬具題茲據該撫復以阮勝才究

非逞兇迭戮仍照原擬依律擬斬立決聲明並非有
心干犯具題臣等詳核案情阮勝才與胞兄阮興才
執刀爭奪戮劃已至三傷之多不得謂始終均屬無
心且檢閱屍傷左臙肋深至骨損左乳深至透內係
為極重必死之傷案係互鬥未便援例夾簽聲請案
經臣部駁審一次此次未便再行往返駁詰轉致蔑
倫兇狠之徒久稽顯戮應即按律問擬阮勝才合依
弟殺胞兄死者斬律擬斬立決所有該撫聲明並非
有心干犯之處應毋庸議再該撫前疏內稱云云

年
埠
館

陝西司

查律載夫毆妻致死者絞監候等語此案劉漢義毆傷伊妻張氏身死應如該督所題劉漢義合依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疏稱賈廷杰因酗酒混嚷挾劉棟唱禁之嫌起意捏造伊媳張氏與張九如姦私編造歌謠在於戲場歌唱污蔑以致張氏被夫管教轉致斃核與被誣之人忿激自盡者有間律例並無作何治罪專條自應比附問擬賈廷杰應比照捏造姦贓欺誣編造歌謠挾仇

汚蟻致被誣之人忿激自盡照誣告致死擬絞例上
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張九如
訊無不合應免提盾屍棺飭屬領埋無干省釋等語
查例載將曖昧不明姦姪事情汚人名節報復私仇
者發附近充軍又捏造姦姪款績編造歌謠挾仇汚
蟻致被挾之人忿激自盡者照誣告致死例擬絞監
候各等語此案賈廷杰因酗酒被劉棟喝禁即挾嫌
捏造其媳張氏與張九如姦私編造歌謠當衆歌唱
汚蟻以致張氏被夫管教毀傷殞命雖張氏之死由

汚蠚以致張氏被夫管教毆傷殞命雖張氏之死由

於其夫毆責而毆死之由究因該犯挾嫌汚蠚所致
且因該犯捏造一言致人夫婦一死一抵其情尤屬
可惡況以姦賍事情汚人名節按例已應擬軍而汚
蠚致斃人命之案豈能擬罪轉輕該督將賈廷杰此
照捏造姦賍款蹟編造歌謠挾仇汚蠚致被誣之人
忿激自盡絞候例上量減擬流殊屬輕縱臣部未便
率覆應令該督詳核例義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生
蜂
蛇

奉天司

查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者絞監候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者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又聚眾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無論曾否媒說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審實不分得財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皆絞監候若於素無瓜葛之家必實有戚誼者方以瓜葛論先經媒說未允因而糾眾強奪者仍挾強姦奪占已未成本律例科斷各等語細繹例意強奪良家妻女則應分別已未姦

擬以絞流至聚家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
例內明言一經搶奪出門即屬已成並不論其曾否
姦占首從概行依例問擬斬絞是聚家與不聚家罪
名輕重懸殊引斷不容牽混此案馮十因妻故欲行
結娶浼張光頭餅子媒說張光頭餅子以路祥族弟
婦路程氏係屬孀婦商將路祥邀至媒說路祥以路
程氏並無改嫁之言馮十起意搶奪為妻商令路祥
等同去許謝錢文並逼令雇工焦洪林趕車郭碌執
持燈籠馮十腰腋順刀同路祥等同抵路程氏門首

持燈籠於十月初三日同路程氏往外等侯即持燈籠進院踢開房門進屋用手揪住路程氏頭髮往外拖拉路程氏喊嚷其姑路趙氏攔阻被馮十用脚踢跌倒地將路程氏拉出路祥等帮抬車上拉至家中尚未汚姦旋被拿獲查馮十因妻故欲行續娶輒起意糾搶路程氏為妻共夥五人夤夜排闥直入將路程氏搶獲拉至家中雖未姦占第該犯已在三人以上實屬聚眾按例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該犯罪應斬決其聽從帮搶之路祥等均應依例擬絞乃該侍郎將該犯馮十依

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汚照已被姦占律減等擬流
從重照充惡棍徒律擬軍路祥等擬徒是將聚衆搶
奪婦女之案而引非聚衆搶奪之律首從罪名出入
甚鉅本部未便率覆惟馮十與路祥程氏究竟有無
瓜葛及曾否媒說在先該侍郎亦未詳細訊明應令
該侍郎另行研訊確情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奉天司

查例載蠹役嚇詐致斃人命不論賍數多寡擬絞監候等語是差役詐賍逼斃人命例有明文引斷無虔牽混此案何金太係兵丁充當查界委領催差使該界陡嶺堡子處正副鄉約高士禮等辭革退後高士禮保舉民人邱士絰張得忠任文幅充當正副鄉約該旗界官即出劄付送交邱士絰等派令充當邱士絰張得忠並未推托任文幅聲言腿有殘疾不能充當浼邱士絰代為辭退查界官驍騎校索明阿言係

抗違出票派令委領催阿金太領界兵萬祥等拘傳
即行鎖拿阿金太等至任文幅家傳喚應差任文幅
不肯前往萬祥等即將任文幅鎖帶店內阿金太全
萬有將任文幅鎖於火爐恐嚇並以必須說朋友話
之言索詐任文幅即借錢二十千文與阿金太收受
又代阿金太認還店房錢二十餘吊阿金太等將任
文幅帶進城內往見索明阿任文幅聲稱欲在通判
衙門當差不能充當鄉約索明阿言其現未應役暫
令充當如果應役後再為更換即將劄付交任文幅

領去任文幅亦未推辭旋即回家向伊妻譚氏述知
前情並聲言花費錢四十餘吊這鄉約如何當法心
中悶愁自縊身死將阿金太比照蠹役嚇詐致斃人
命絞罪上量減擬流萬祥等擬徒咨請部示等因查
該處鄉約既由民間保充其愿否膺役應聽其便任
文幅既不愿承充正可面見界官自為分割何以一
經阿金太等傳喚恐嚇輒送給錢文如果給錢後即
可免傳退役尚屬近情乃阿金太等詐得錢文仍將
其帶見界官勒令承充是任文幅貸錢行賄意欲何

為且任文幅面見界官將劄付領去並未推辭隔一
旬始行自盡其將死之時曾向其妻譚氏聲言花費
錢文這鄉約如何當法之語是任文幅之死是否因
阿金太等籍差嚇詐抑係畏充鄉約所致均未審訊
明確輒將阿金太比例量減擬流咨部請示本部礙
難懸揣指定罪閑生死出入應令該侍郎另行研訊
確情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山東司

查例載鹽商雇募巡役令將姓名報明運司造冊報部如因緝私被鹽匪殺傷或殺傷鹽匪者依販私拒捕殺傷及擅殺傷罪人各本律例分別科斷若僅止報縣有名並未詳司造冊報部者各以凡鬥殺傷及興販私鹽本律例從其重者論是鹽巡緝私有犯殺傷之案應否照拒捕殺傷及凡鬥定擬俱以曾否報部有名為斷定例界限分明不容牽混茲據該撫以部文內並非僅止報縣縣已報司詳院尚未報部之

官設巡役並無作何辦理明文可否以該役等犯事日期在縣詳到司以前者概照九門擬辦若事犯日期在縣詳到司以後雖未到部已係應咨冊有名之人即請比照咨部有名之例作為應捕之人咨部示覆等因查鹽商雇募巡役良莠不一稽察難周從前欽奉

諭旨禁

止節經戶部議定章程所有未經咨部有案者即屬私設是以本部於核覆張玉堂等案内奏明各省鹽店報部有名巡役緝私被鹽匪殺傷鹽匪分別照拒

捕殺傷及擅殺傷罪人科斷僅止報縣有名卽照凡
門定擬上屆修例時於僅止報縣有名下纂並未詳
司造冊報部字樣亦經奏明頒行在案原以杜鹽巡
藉勢殘傷及朦混補造之弊乃該撫因原奏內有僅
止報縣有名一語輒議將縣詳業已到司之巡役照
報部有名之巡役作為應捕之人不知例內報部有
名及僅止報縣有名並未詳司造冊報部之文原屬
一意相承總以曾否報部為斷已屬分明未便再生
枝節所有該撫議請將報司有名鹽巡亦照咨部有

名之例辦理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該撫仍知照
戶部可也

江西司

查例載因爭鬥擅將竹銃施放殺人者以故殺論等語是因爭鬥施放例應以故殺擬斬至負銃被人毆打以致誤撞震動火機或負銃脫逃失跌銃發致斃人命之類均因思慮難周猝不及防與因爭鬥有心施放者有間俱照鬥殺律擬絞其共毆案內火器殺人尤應嚴訊是否有心施放依例定擬期無濫縱此案江世常等因族人江大星等與江家才等爭車港水兩造互毆江世常攔阻不理放銃將江起組打傷

江金玉江道得各肩負鉄銃向阻江世輝舉担打傷
江金玉右臂膊江金玉轉身閃避江世輝担頭拉動
肩上鉄銃火机轟然銃發中傷江世輝偏左等處並
飄傷江大柱顧門等處江金玉與江道得並跑江傳
勝等趕捉江道得失足跌地震動肩負鉄銃火機火
星散入引門銃往後發中傷江傳勝左眉等處並飄
傷江赦得右眉江起組江世輝江傳勝均先後殞命
該撫將江世常依因爭門擅將竹銃施放殺人例擬
斬監候聲明在監病故江金玉江道得均依門毆殺

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江世常於
銳斃江起組後跪走江世輝等追赶惟時江金玉江
道得如果意止攔阻何不將鉄銃先行放下再為解
紛乃必得肩負鉄銃其意何居且人衆雜處之時該
犯等肩負鉄銃裝有藥砂豈不慮及震動火機銃發
中傷致斃人命未有因息事而轉致滋事之理查兇
犯三人均係村一比之人若非有心施放何以各自
銳斃三人又各自飄傷三人恰係府前村一比之人
其為江金玉江道得因見江世常被追幫護亦放銃

打傷江世輝江傳勝身死情事顯然乃該省率聽該犯等裝飾供詞一係因被江世輝袒頭搥動銃發一係因被江傳勝等追趕失跌銃發致斃人命均照鬥殺擬絞殊屬輕縱案關火器殺斃彼造三命又另傷彼造三人僅將在監病故之江世常審屬有心施放而江金玉江道得二犯則以被搥失跌偶致銃發斃命寬其駢誅罪名出入攸關案情顯有不實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江西司

查律載已徒而犯又徒者依後所犯杖數該徒年限
決訖應役通前亦絕不得過四年等語此案謝棕子
先因聽從行竊擬杖一百徒三年嗣在配脫逃復聽
從無服族兄謝鶴翔家計賍八十七兩零按律等罪
應杖七十徒一年半該犯後次犯竊係盜無服親屬
律得免刺固與因竊擬徒復竊九人者不同惟究係
已徒而又犯徒按律應依後犯杖數徒限決訖應役
乃該撫以該犯後犯杖七十徒一年半係屬輕罪不

議將謝棕子依徒因限內逃走之律仍發原配從新
拘役係屬錯誤應即更正謝棕子應改依已徒而又
犯徒依後所犯杖數年限決訖應後通前亦不得過
四年律杖七十總徒四年到配折責安置餘如該撫
所咨完結

查律載謀故毆殺及毆傷受業師者業儒弟子照謀
故毆殺及毆傷期親尊長律治罪如因弟子違犯教
令以理毆責致死者儒師照尊長毆死期親卑幼律
杖一百徒三年若因姦盜別情謀殺弟子者無論已
傷未傷已殺未殺悉照凡人分別定擬等語是儒師
之於弟子互相殺傷必須教之以正責之以理方以
期親論若因姦盜別情師徒名分已乖自應照例以
凡人科斷讞獄者必究明起衅緣由方可依例擬罪

不得稍事含混致滋出入此案周思義因與賴以安
戴邦光均從鍾毓英受業即在學館與鍾毓英同房
歇宿周思義因家中有事先行放學搬回鍾毓英即
令伊子搬至周思義床上歇宿嗣周思義前往學館
看望鍾毓英因賴以安等均於次日放學即行估酒
邀周思義與賴以安等同飲周思義等酒醉鍾毓英
先令伊子睡卧適鍾毓英之子已經回家周思義即
在伊床上歇宿鍾毓英往看戴學正家內念經戴學
正復邀同飲鍾毓英大醉回館睡卧走至房內燈亮

已熄鍾毓英摸至床邊解脫衣褲揭開鋪蓋上床不
期誤摸周思義床上周思義驚覺摸係赤身男子料
係前來圖姦即起身摸取桌上小刀亂砍亂劃鍾毓
英聽聞周思義起身始知錯誤亦即下床聲喊周思
義聽是鍾毓英因一時忿激糊塗不及計晰查問復
用刀亂砍先後致傷鍾毓英頂心等處時賴以安等
驚醒喝阻報驗審悉前情鍾毓英傷輕平復該督將
周思義依毆傷受業師照期親尊長律刃傷期親
尊長訊非有心干犯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詳

核案情周思義與賴以安等均從鍾毓英讀書同房
歇宿當歲暮於學之時周思義既因有事先行放學
搬回何以挨晚復來書館住宿且鍾毓英如果師道
自居豈肯邀同飲酒又復任其沈湎已屬可疑鍾毓
英於周思義等睡後復行出門夤夜醉歸脫衣睡卧
彼時燈光雖熄惟係常處之室床鋪分列之所自應
熟志何為誤摸周思義床上且既揭開鋪蓋自知鋪
內有人迨被周思義手摸更應引身而退何以直至
周思義取刀砍劃後始行下床況時值邠寒披衣入

被尚恐不暖烏有未入被而先行赤身之理至周思義如果確係疑姦亦應有聲喊急迫之情乃即摸刀亂砍亂劃時當黑夜該犯又何以思及刀在桌上且該犯迭砍之後既經聽聞鍾毓英聲喊即應歇手何以復行亂砍傷至十處之多其時同室有賴以安等二人聞聲即時往救斷不知鍾毓英受此多傷是此等情節種種支離若非鍾毓英圖姦被傷即係周思義挾嫌持醉有意逞兇必須根究明確以成信讞乃該督撫率聽該犯等事後狡飾之詞遽行定案罪閑

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另派賢員研訊確情
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陝西司

查例載竊盜臨時盜所拒捕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
犯擬斬監候又竊盜臨時拒捕如實係被事主扭獲
情急圖脫用刀自割髮辮襟帶以致誤傷事主者於
死罪上酌減一等例應斬候者改發新疆給官兵為
奴各等語此案柯良元乘夜行竊事主高建昌家撬
門進內走近高建昌床邊揭去身蓋衣服被高建昌
驚覺拉住胸衣喊捉該犯情急圖脫用刀自將衣襟
割落誤傷事主右手背連大指平復係屬臨時盜所

拒捕與被追拒捕刃傷者不同該撫將該犯依竊盜
被追拒捕刃傷事主罪應絞候例上減為實發雲貴
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係屬錯誤自應據咨更正柯良
元應改依竊盜臨時拒捕如實係被事主扭獲情急
圖脫用刀自割髮辮襟帶以致誤傷事主例應斬候
者減發新疆給官兵為奴例發新疆給官兵為奴仍
照奏定調劑新疆遣犯改發內地章程改發雲貴兩
廣極邊烟瘴充軍酌加枷號三個月餘均如所咨完
結

江蘇司

查律載犯罪拒捕者於本罪上加二等又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刃傷者杖八十徒二年又例載竊盜拒捕刃傷事主分別問擬斬絞外若傷非事主毆所捕人但係刃傷仍照律加本罪二等問擬又搶奪傷人未死刃傷為首者如實係被事主扭獲情急圖脫用刀自割髮辮襟帶以致誤傷事主者於死罪上酌減一等例應斬候者減發新疆給官兵為奴各等語詳參例意竊盜刃傷必係事主方得依

例擬以斬絞若傷係事主隣佑及事主邀往幫捕之人並非事主止應照毆所捕人例加本罪二等問擬其搶奪拒捕刃傷與竊盜本無二致豈得以傷非事主之案概照搶奪傷人例擬以斬候致與刃傷事主之案無所區別至例內應捕之人一語係統承上文別項罪人而言其搶竊二項罪人必傷係事主方准照例辦理條例最為詳明引斷不容牽混此案朱秉恒因糾同金保等搶奪事主楊泰賓銀兩逃走楊泰賓喊令地隣陳立周成來等幫同追捕朱秉恒落後

將銀撩棄周成來赶上拔刀用背連毆朱秉恒右腿
肚倒地朱秉恒掙起欲逃周成來扭住衣襟揪撩不
放朱秉恒情急拾刀自割衣襟致刀尖劃傷周成來
右胳膊連右胸周成來鬆手朱秉恒脫逃經陳立
赶上揪住髮辮朱秉恒圖脫用刀自割髮辮致刀尖
誤劃陳立頂心連額顏旋被拿獲查周成來陳立因
事主楊泰賓被搶喊令幫捕雖有應捕之責惟俱係
地隣非事主可比該犯朱秉恒將其拒傷自應按例
加拒捕罪二等乃該撫將朱秉恒依搶奪刃傷為首

實係被事主扭獲情急用刀自割髮辮襟帶以致誤傷事主例應斬候者減發新疆為奴例擬遣是將傷非事主之案而引刃傷事主之例實屬錯誤自應據咨更正朱秉恒應改依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律上加拒捕罪二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照例刺字餘均如該撫所咨完結

福建司

查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鬥殺論等語此案
傳盛載與余羽飛隣村素好余羽飛因無地葬親起
意在傳盛載等祖坟穴內盜葬開掘傳盛載叔祖傳
衢孫坟穴露出骸罐經倪馨路過看見將傳盛載報
知傳盛載往看骸罐已被移匿尋見余羽飛向討余
羽飛言其冒認傳盛載分割被余羽飛拳毆左額角
等處適族人傳山頭傳達走至幫護各用樹枝石塊
打傷余羽飛左脰膊左肘左手背傳盛載亦用拳

毆傷其左腰眼令傳山頭傳達幫拉余羽飛進城控告余羽飛聲言日後報復傳盛載因祖坟被掘骸罐莫歸一時忿激拾石連毆余羽飛左右臙肋殞命本部詳核案情余羽飛因葬親無地而毀掘人坟止可謂之罪人不得謂之棍徒原咨所稱余羽飛平素強橫充惡俱係該犯等一面空言毫無實據即余羽飛於該犯向討骸罐時將拳毆致傷係由狡賴分爭亦非一時一事實實在情充勢惡者可比該犯等因其盜葬將其捉獲正可拘執送官乃因其混罵輒復送致

致斃實屬擅殺自應依律擬絞該撫將該犯傳盛載
科以登時斃死棍徒例擬徒實屬錯誤罪名出入懸
殊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
日再行核覆可也

筆峰館

陝西司

查律載嫁娶違律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獨坐主婚男
女不坐餘親主婚事由主婚主婚為首男女為從事
由男女男女為首主婚為從又娶同宗總麻親之妻
各杖六十徒一年各等語是嫁娶違律之案應將父
母主婚及餘親主婚分別辦理界限甚明引斷不容
牽混此案楊錦椿主婚將孀媳母氏改嫁與總麻服
姪楊宗德為妾在母氏聽從翁命律得不坐而楊錦
椿係楊宗德總麻服叔即屬餘親按律應分別首從

於娶總麻親之妻徒罪上減等問擬令該督以楊宗
德娶總麻弟妻係氏翁主婚照律不坐殊屬錯誤應
即更正楊宗德應改依娶同宗總麻親之妻杖六十
徒一年律係餘親主婚該犯為從應減一等杖一百
均應如所咨完結

四川司

查律載兄毆弟妻至死依凡論又例載本夫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如有殺死姦婦非登時而殺依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又律載罪人本犯應死之罪而擅殺者杖一百又例載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卑幼罪犯應死為首之尊長俱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各等語是擅殺應死罪人擬杖一條若非官司應捕即係有服尊長至其餘律例內載有擅殺應死罪人擬杖之文者亦各於本條內分晰

指明不得於例外濫引以擅殺應死罪論人致添出
入此案余應宗因胞弟余應忠童養未婚之妻李氏
在逃身自主婚改嫁馬三兒為妻於成婚後經余應
忠找見領回用帶捆縛兩手詢其逃外許久在何處
停留李氏不肯說出余應忠拾取木條將李氏毆傷
李氏睡地撒潑聲言將來定須謀害余應宗聞聞趨
視向李氏村介因其辱罵余應宗用鋤柄毆傷李氏
肚腹等處殞命查已死余李氏背夫在逃改嫁按律
罪應擬絞固屬罪犯應死惟該犯余應宗與李氏誼

屬夫兄毆死應同允論與有犯應按尊卑服制科罪者不同更非官司差人可比自不得科以擅殺應死罪人之條若謂李氏背夫改嫁敗壞門風余應宗毆由激於義忿亦只可照有服親屬捉姦擅殺例分別定擬今該督將余應宗依擅殺應死罪人律擬以杖責殊屬錯誤罪閔生死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另行按例妥議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陝西司

查律載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
又例載實在充惡棍徒無故生事行充擾害被害之
人登時忿激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是殺死
棍徒之案必死者實係無故生事行充擾害罪人充
犯確係被害之人登時將其殺死方得依例擬徒若
死者止於強橫尋衅並無行充擾害實據及雖擾害
他人充犯並未被害自不得濫引此例此案文生花
因劉讓先經犯竊枷刺後時常滋事擾害劉讓之父

劉昇恐受遺累欲送官處死劉讓逃至文生花村內
村衆因其兇惡慮恐生事擾害欲行驅逐出境劉讓
聞知沿街混罵至文生花門首文生花之妻賈氏見
而畏懼閑閑閉門窗劉讓將伊門窗打毀經人勸走劉
讓因文生花未敢與較欺其懦弱赤身手執尖刀復
罵至文生花分辯被劉讓用刀扎傷右眉劃傷右手
文生花奪獲尖刀復被劉讓拳毆右額角等處文生
花情急用刀劃傷劉讓右肩甲等處殞命該撫將文
生花依被害之人登時殺死棍徒例擬徒等因查劉

讓犯竊滋事其父欲送官處死迨至該犯村內村象
因其兇惡慮恐生事議欲驅逐出境止於預防擾害
即該撫咨稱劉讓先在其本村時常滋事擾害人皆
畏懼未敢呈控亦未指出擾害實跡該犯並未被害
之人即謂劉讓始則打毀該犯門窗後復持刀將該
犯扎傷亦止係理曲逞兇究因該犯與村象等議欲
將其驅逐出境所致尚非無故擾害該犯將其扎斃
自應依凡聞問擬未便援引登時殺死棍徒之例僅
擬城旦罪閔生死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

行嚴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

